



誰來穿我織的 美麗衣裳

女兒已經像天空的小鳥一般，
飛得好遠好遠，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能穿我織的美麗衣裳？

排灣族

利格拉樂・阿媽 著



晨星出版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

著者 利 格 拉 樂 · 阿 嬌
文字編輯 莊 元 生 / 林 元 千
美術編輯 莊 麗 娟

發行人 陳 銘 民
發行所 晨星出版社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3595820 FAX:(04)3595493
郵政劃撥：02319825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2500號
法律顧問 甘 龍 強 律師
排版 昌新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世豐印刷廠
初版 中華民國85年7月20日 一刷(1~2000本)

總經銷 知已有限公司
〈台北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79號7F之9
TEL:(02)3672044 FAX:(02)3635741
〈台中公司〉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TEL:(04)3595819 FAX:(04)3595493

定價20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ISBN 957-583-538-7

Published by Morning Star Publisher Inc.

Printed in Taiwan

280.18

L 365

民族 - 1/3 - 420

利格拉樂・阿媽 著

誰來穿我織的 美麗衣裳



0067823



台灣原住民系列 19

WLS/KS/37

目次

〈自序〉一個排灣女子的心願 7

卷一 原住民的母親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 12

那雙孕育孩子的乳房 16

愛唱歌的阿美少女 20

不要叫我「雛妓」 24

JADA，我不要作山地人 28

眷村歲月的母親 34

母親節的禮物 40

泰雅女人與織布機 45

白色微笑 51

想離婚的耳朵 54

祖靈遺忘的孩子 59

一對情深義重的排灣姐妹 68

血櫻 74

褪色的鯨面 82

原住民與酒 90

月桃 96

落難貴族 107

傷口 116

婆婆與菜園 126

臭鼠之歌 133

兩個待產的女人 140

失落的新嫁衣 148

卷二「山居手札」

離鄉背井夢少年 158

父親與情人節 163

那個年代 166

祖靈的嗚咽迴盪在石門峽谷的天空

——記原住民文化會議 176

你願意站出來嗎？ 181

請告訴我你們真正的名字好嗎？

——「山地服務」面面觀 185

新新人類的田野調查 188

看誰在說話？

——讀「台灣先住民腳印」之感想 193

童話？同化？ 200

刻印風波 207

大木屋 212

飛鼠的心事 215

「孤巴查呢」的傳奇故事 232

原載報刊索引 224

自序 一個排灣女子的心願

常有朋友問我：「妳的女性意識從何而來？」通常，我會笑笑地回答說：「因為我有一個強悍的外婆和母親！」我又特別喜愛用外婆的四個男人來做譬喻，並強調，外婆不論是結婚或是離婚，均是她主動提出、並善盡「撫養」和「贍養」的責任。

沒錯，我的外婆便是這麼一個強悍又獨立的女人！

自從開始接觸母文化以來，心頭的重擔便始終像個沈重的包袱繫在身上，久久無法釋懷；在台灣現行的教育體制與父權社會的教導下，我整整遺忘了自己的母親二十年，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實啊！當我慢慢地開始走上尋根之旅時，常常會驚訝地發現：原來，我的母親是這麼一個美麗又悲哀的女子。同時，我也為自己感到悲哀了起來，難道，我也將像我的母親一般，遭到被子女遺忘的相同命運嗎？這個想法，常常讓我夜深人靜

時，自惡夢中渾身是汗的醒來，當這個想法愈來愈令我無法安眠時，我終於決定要將我所知道的原住民女子的故事一一呈現在紙上。

從傷心欲絕的阿美族母親、日漸凋零的泰雅族黥面老人，一直到我自己的母親與外婆，一向原本只看到狹隘的原住民運動的我的雙眼，似乎突然轉醒的起來，一篇篇嘔人心血的生命故事，在不經意中，就這麼地從她們的嘴中說了出來。

女性，在這個社會中，本身就是極其弱勢的一群，而原住民女性呢？更是弱勢中的弱勢、少數中的少數，當平地社會的女權運動正風起雲湧的浮出台面時，原住民的女性到哪裡去了呢？身上留有二分之一的原住民血統的我，在面對這個問題時，常只能痛苦地垂下我的頭，默默地懷念著大武山脈中的外婆與母親，懷念她們身上自然流洩出來的強悍，懷念她們眼中充滿自信的光采，曾幾何時，原住民年輕一代的女性，竟要從母執輩的身上，去追溯原住民女性曾經有過的美麗呢？

從尋根、認同到學習，這一路走來頗為艱辛，在這一本「為原住民女

性」而寫的書即將出版前夕，我，一個正在學習如何作排灣族的孩子，心中卑微地希望，有一天我的孩子將不會重蹈我的覆轍；真誠地祈求，原住民女性能活出自己的一片天空；熱切地盼望，每一個原住民母親能夠依然美麗卻不再悲哀；這些，不過是一個排灣女子的心願。

卷一 原住民的母親



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

一群老女人興高采烈的聚集在一起，為著即將的演出正換著一襲襲華麗鮮艷的阿美族服飾，換衣間裡不時的傳出老女人們肆無忌憚的笑聲，我好奇的走過去一看，原來是這群老人們正在互相捉狹，嘲笑彼此的身材、皮膚，因為經歷了早年的過度勞動、生育、年齡……等，這許多人生中不可避免的紅顏早已是佈滿了無情歲月走過的痕跡，吹彈可破的皮膚也不知替換了多少角質層的眷顧，宛如樹木的年輪一圈又一圈的覆蓋著，會不會傷感或擔心？我問她們，「哈！哈！哈！」一陣大笑沒有答案，老女人們的眼睛卻已經蓋上了一層薄霧，仍繼續著手中準備演出的工作。

「這是我 ina（註一）教我的圖案，還好有記起來，不然像她現在已經走了，我都不知向誰學了，漂不漂亮？以後我也要教給女兒。」一位 in（註二）興奮的拿著她以時間和經驗精心製作的衣服在房間裡四處炫耀著。

「……我這件也是，我是去問了好幾個老人才問出來的，可是這個顏色好像太紅了，會不會呀？」「不會不會，人老就是要穿紅一點嘛！」又是一陣哄然大笑，互相嬌美的詞句此起彼落，有消遣也有誇讚，彷彿這是一場服裝的選美大賽，真是一群快樂的老女人啊！一回頭，我不經意的瞥見坐在角落不說話的Abe，「她怎麼了？是旅途太勞累了？還是想著東海岸的部落呢？」我的心中浮起了問號，找個時間和她聊聊吧，我這麼想著。排練休息的中場時間，我慢慢的踱到Abe的身邊，探問她的心事，Abe的眼眶還沒等到開口說話就已經紅的像隻小白兔，「我擔心作的衣服沒有人穿啊！」她終於說出了心底最放心不下的事。

「希望女兒變成有用的人，小時候我就把她送到了遙遠的山下城市去讀書，就像現在平地流行的小小留學生一樣，我們在山上擔心的吃不下、睡不著，女兒每次回來卻總是只記得外面的社會多好多好，怎麼怎麼漂亮，我心裡想：反正不要她像我們這一輩一樣，永遠住在山上，不知道外面是什麼樣子。但是自從和這一群好同學在一起以後，我們常常練習

Amis(註11)的歌，跳我們Amis的舞，每多唱一次我的心就愈來愈難過，每跳一次舞我就覺得像被祖先打了一樣，因為我知道，女兒將要在我這一代學不到祖先留下來的歌舞了。就像以前我的mom常常會教我作衣服的技巧和圖案，但是我現在再怎麼用力做也沒有用，因為我女兒已經像天空的小鳥一般，飛的好遠好遠，往那個山下的城市飛去了，不知道甚麼時候才回來？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

就和往常我會遇到的情形一般，Ves張著那雙原住民特有的大眼睛，滿懷期待的詢問我「怎麼辦？」時，我也只有別過頭去，讓自己不爭氣的眼淚流下，而說不出一句話，因為我不知道該如何去向一位原住民的老人解釋，這一切不該是她所應去承擔的責任，卻莫名奇妙的落在她或她的同伴身上，如果我說這一切都是因為強勢文化的入侵、是因為資本主義的必然性、政策的不當、或是族群的命運，因此造成了原住民的老人必須要將自己的孩子，一個接一個的往平地社會送，只為了可以受更好的教育？卻因而忘記了自己的母語，祖先的文化，我真的懷疑她是不是能懂得？我又

要如何告訴一個原住民的老人，能受教育已經算是幸運的了，還有更多的、和我們流有同樣原住民血液的人，爲了生存，必須被迫離開自己熟悉的部落，到一個沒有山、沒有水的城市裡，作著危險性高、勞動力大的工人，沉重的家庭負擔、妻子小孩的溫飽，甚至不允許他們有發生任何意外的機會。相較之下，這^{註2}或許還算是幸運的吧，我只能這樣安慰她也安慰我自己。

我在這群可愛又快樂的^{註1}們的練唱聲中離開，心裡想著那隻飛離部落的女兒，「不知道還有多少原住民的小鳥們迷失在這個灰暗的城市中？也不知道有多少的原住民族人在沒有泥土的水泥地上，辛苦的揮汗工作著？」想著想著，這個城市的天空似乎愈來愈陰沉了。

註1：Iia，阿美語，母親的意思。

註2：Ba，阿美語，祖母的意思。

註3：Amls，阿美語，阿美族。